2007年那次访问，我第一次看见艾赛提-巴图尔(Eset-batyr)的陵墓，我永远忘不了从直升机舷窗看到它的情景。当时，在别斯塔马克(Bestamak aul)城外，时间已晚，天色已经渐渐黑下来了。低垂的云层就像刚用石灰水刷白的天花板一样，漂浮在我们的MI-8直升机上空；脚下，天寒地冻的大草原看起来既荒凉又孤寂。就在飞行员向右倾斜急转弯之际，只见一座白色的陵墓赫然映入眼帘，背景是更白的白雪，就像精美瓷器上的一幅装饰画。我们又盘旋一周，在200米外的地方着陆，然后朝这座圆顶建筑物走去，在门口的巴图尔等身雕像面前，我们停下了脚步。

毛拉出来迎接我和同事。他与我们一起祈祷，然后带领我们四处浏览，边走边讲解此地的历史。他告诉我们，都有哪些人仍然来到这里朝圣，不仅有省内的，还有哈萨克斯坦全国各地的。他说，朝觐者对艾赛提-巴图尔及其在本国历史的地位有各自的见解。很多人知道艾赛提是勇士，但艾赛提热爱和平的一面却少有人知。凡是瞻仰过圣陵的人，无不怀着对伟人的景仰之情离开此地，但他留下的遗产有一部分却往往被人忽略。

2011年6月，我回想起与毛拉的那次谈话，当时舒巴尔希(Shubarshi)发生了凶杀案，是误以为自己在遵行伊斯兰真谛的年轻人干的。事实上，他们对我们在中亚长期以来遵循的伊斯兰正义毫无概念，对哈萨克人历来的宽容和节制美德也同样视而不见。几代人的经历已经在我们的性格中逐渐养成一种健康的抵抗力，能抵御任何形式的极端行为。归根结底，哈萨克人总体来说是一个穆斯林民族，接纳所有信仰，但我们更为自己的信仰感到自豪。

俄罗斯帝国的传教士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一个多世纪前，他们来到哈萨克大草原，想使这里的居民皈依东正教。他们原以为，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游牧民族不至于会太忠诚自己的信仰，因而会很容易被一种新宗教争取过去。俄罗斯人走了一个又一个村庄，发现事实恰恰相反。仅仅因为这些人是游牧民，并不意味着他们也是精神上的流浪者。而东正教主要还是通过俄罗斯人自己重新在哈萨克斯坦定居产生影响。我曾研读过一本有关阿克梅特·拜图尔西努里(Akhmet Baytursinuli)的著作，其中一段引文记载了这些传教士的经历。关于宗教问题，拜图尔西努里在1913年就断言：“对哈萨克人来说，危险期已经过去；想要改变他们的信仰是徒劳的——一切功夫都是白费。”

轮到苏联人的时候，他们用尽无神论宣传手段，也没有得到更好的结果，不过他们的办法更加残忍，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其办法是竭尽全力破坏我们原有的信仰和文化，而三代人也让他们有了足够的时间执行那套办法。他们告诉我们的人民，哈萨克的历史、语言、诗歌、传统和精神智慧，统统都应该抛弃或忘却。好在幸存下来的仍有许多，这就是信仰和生活方式经久不衰的明证。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有些东西的确淡出了民族记忆，留下了一片空白，就像那些俗世宣传者所希望的那样。在独立之后的21年里，我们试图找回这些东西，一点一滴地恢复哈萨克文化富于凝聚力的丰富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将始终很好地帮助我们抵御那些违背我们深厚原则的极端主义观点。一些激进团体或好战的毛拉坚决认为，哈萨克的传统与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义相抵触，对此我们无法苟同。几百年前，这些人还没有出生，伊斯兰教就已经存在于大草原，被人信奉和践行，并与这里和其他地方的圣贤智慧和平共存。例如，正是这种智慧要求我们对妇女的自由和尊严持尊重态度，而不把她们仅仅看作没有自身地位的附属品。今天，在其他地方，即使在欧洲，穆斯林妇女是否应该戴面纱和头巾，也是一个热议话题，但在哈萨克斯坦没有这个问题，这里从来不要求妇女穿戴这类服饰，将来也不会。近来这里也在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种论争是由某些人强行制造出来的，他们强调伊斯兰的同质印记，而这与这个自豪的伊斯兰国家是格格不入的。如果真的如他们所说，这个问题对伊斯兰教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数百年来，它没有在大草原上激起纷争呢？

伊斯兰教*并不是* 同质的，也没有哪一个权威能对所有的伊斯兰教徒下命令。试图按照信仰去生活的人会根据宗教、习俗和国家身份，自然而然地以各种方式去这样生活。哈萨克人对伊斯兰教某些方面的看法迥异于其他地方的人，比如沙特阿拉伯。然而，我们仍能怀着尊敬和兄弟般的情谊对待那个国家或伊斯兰世界的任何其他国家。但是，有一些不代表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人，却怀着对单一伊斯兰宗教领袖充满暴力的强烈幻觉，胆敢以全体穆斯林的名义说话。他们找不到追随者，至少在哈萨克斯坦找不到，于是就来诱骗心怀不满的年轻人，先是抛出*避世*（遁出社会），然后抛出*圣战*（讨伐异端），以此逃避烦恼。实际上，这条路始终是一条死胡同，而诱使其他人走向那里的假想圣人则是在教唆邪恶。

在一个民众对自己的信仰感到安心和自信的国度，高压和胁迫不会有立足之地。凡是用这类手段运作的团体或宗派都无法教授我们虔诚与道德。而像我们这样成功的多民族民主国家，有着自己坚定的信仰，与邻国和平相处，不用向那些只能靠恐吓赢得皈依者的人证明什么。我们哈萨克斯坦人始终走自己的道路——一个生活在自由之中的虔诚民族所走的道路——我们今天选择了这条道路。